

苏轼像。

品读《洞庭春色赋》 中山松醪赋》

苏轼把困苦的日子过成诗

本报记者 吴限

手记

我们为何惊喜

本报记者 吴限

看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，从心底里泛出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兴奋。

它虽然历经岁月沧桑，却依然墨色如新，那份浓郁的诗意未减分毫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当年苏轼在贬谪途中写下这件作品时，是怎样的一番心境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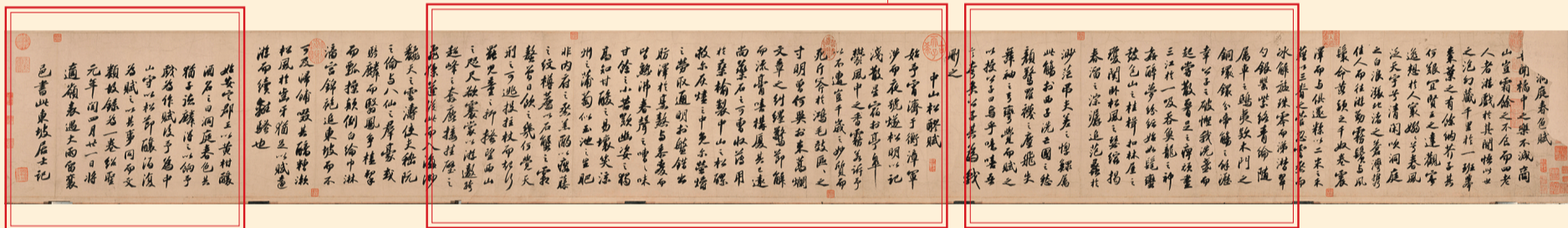
采访结束，我再一次被这件国宝的曲折经历所震撼，为我能欣赏到这件历经朝代的更迭、战火的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国宝感到幸运。确实，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民族文化宝库，每一件文物的生命轨迹都让人为之叹服。我们应该感谢无私捐赠国宝的刘刚，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寻找国宝、守护国宝而默默付出的文博人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和无私捐赠，我们今天才有了一睹旷世国宝风采的机会。

杨仁恺曾说：“国宝的沉浮和历史的沉浮是一样的，乱世里流失，盛世里才能回归。没有国家的强大，就没有文化的复兴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就像一座宝库，不同的人在其中会得到不一样的宝物。不过，他们获得的喜悦应该是一样的：只要能够见其真身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杨仁恺当年在第一次观看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真迹后，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当时非同寻常的“满足感”：“此两赋既能直观其笔墨酣畅，而文辞又铮铮有声，如此国宝，岂能以金钱论价哉！”我们今天有幸见到这件历经磨难而回归的国宝，赏玩追摹，想到当年帝王得到它时的欣喜，大概也不过如此。

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董宝厚对国宝承载的人文价值有着更深刻的认知：“我们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，经济、军事、科技等方面都缩短了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，我们应该放慢脚步，思考我们是谁，整个民族的认知是什么，谁能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滋养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才能让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孩子们需要去思考，我们更是如此。基于此，我们从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物中，甄选了这些文物，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观众对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有更深刻的体悟，同时也让更多人爱上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。”

作为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，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国宝本身并不会说话，这就需要我们记者深入地挖掘、解读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文物本身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内涵。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让这些文物为连接点，激活“唐宋八大家”的“前世传奇”与“今生故事”，带领观众认识、触碰文物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自信。



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手卷及细节放大图。

被贬路上誊写两篇名赋

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(以下简称“洞庭中山二赋”)由7张白麻纸接装而成，横306.3厘米、纵28.3厘米。《洞庭春色赋》在前，有苏轼行书32行287字；《中山松醪赋》在后，有苏轼行书35行312字，两赋末端为苏轼自题跋文，10行85字，前后总计684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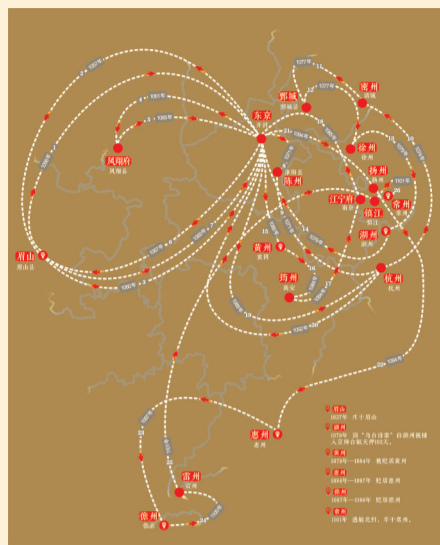
该作品书写于1094年，那一年苏轼59岁。他在被贬岭南时因雨受阻于襄邑(今河南睢县)，当即兴致勃勃，挥毫将以前写过的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誊写于手卷上。《洞庭中山二赋》既是写酒，又是抒怀，抒发因仕途坎坷而郁结在心中的不平。文章豪放畅达，想象丰富，书法雄健劲健，一气呵成，珠联璧合，堪称双绝。

据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张磊介绍，作为“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”上颇具分量的一件展品，《洞庭中山二赋》是第一次与辽宁观众见面。展品在辽宁省博物馆只展出20天。

苏轼《洞庭中山二赋》究竟写的是什么呢？“要是只看题目，你会不会以为是在写景？”张磊接着说，“其实‘洞庭春色’和‘中山松醪’是两种黄酒的名称，苏轼在这件作品里写的是这两种黄酒的酿造方法以及酒文化。”

为什么像苏轼这样一位大才子，用了近700字的笔墨去写酒、颂酒，对中国的酒文化这么情有独钟呢？

1080年，45岁的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入狱半年，幸得范镇等人营救，才被释放出狱，被



苏轼行迹图。

贬黄州。到了黄州后，他心如止水，把贵贱、毁誉、得失乃至生死都置之度外，于是他游山水、烹美食、酿酒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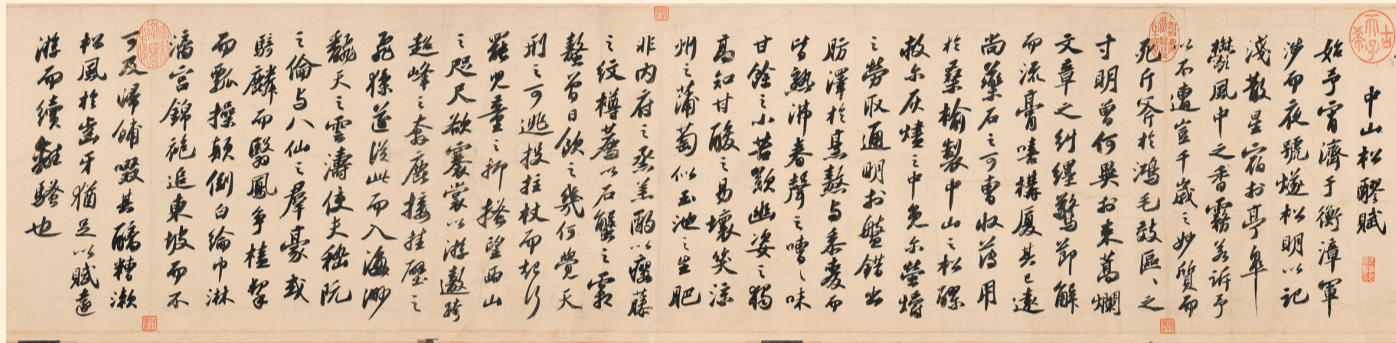
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评价：“苏轼的一生本就拥有着多重的身份，他是散文作家，他是士大夫，也是酿酒实验家……”苏轼不但喝酒，还尝试酿酒。在黄州，他酿过蜜酒；在颍州，酿过天门冬酒；在惠州，酿过桂酒；在海南，为了去除三尸虫、轻身益气，他酿了天门冬酒发放给当地人饮用。这种

酒在唐代就有，据唐人王焘《外台秘要》说，天门冬酒“疗五脏六腑大风，洞泄虚弱，五劳七伤，症结滞气，冷热诸风痼疾，耳聩头风，四肢拘挛，历节风，万病皆主之，久服延年益寿，齿落更生发。”

后来，苏轼总结多年酿酒经验还写了《东坡酒经》。

“洞庭春色”是以黄柑酿成的一种酒，为安定郡王所发明。自唐开始，酒也称“春”。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现代的蒸馏技术，所以那时候造出来的酒，不仅酒精度低，而且色也不纯，颜色呈黄绿色，很像早春嫩芽初发的颜色，就以春代称酒。如古籍中提到的金陵春、竹叶春、曲米春、抛青春、梨花春、若下春、石冻春、土窟春、烧春、松醪春等都是酒名。苏轼在赋中所写的“洞庭春”是宋代时的一种酒。苏轼不仅有《洞庭春色赋》，他还写过《洞庭春色诗》，说这酒“瓶开香浮座，盏凸光照瞳”，足见他对这种酒的喜欢。

在定州任上，苏轼开始酿中山松醪酒，并写下《中山松醪赋》。他对松醪酒进行了创新，通过煮煮松节取出枝中脂，跟黍米、麦子一起煮熟，然后以此为原料酿酒。酿出的酒，味道甘甜，余味略苦，酒体幽雅，独具风味。据说，苏轼喝了自酿的松醪酒，可以把拐杖扔了走路，也不用小童每天捶背按摩了。《中山松醪赋》就是讲述他酿中山松醪酒的经过。在中国古代，给中山松醪酒作赋的，只有苏东坡一人。



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手卷及细节放大图。

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受后人仰慕

上不得志，却把日子过成诗，与山水相亲，与佳肴美食相伴，一生豁达、淡然。说起书法的特点，他说：“在宋代的书坛，苏轼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，其行书、楷书得力于李邕、颜真卿和柳公权而能自成一派。后人把他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为‘北宋四大家’。现今尚能见到的苏轼真迹原本已不多了。”

“苏轼在书写《洞庭中山二赋》之时59岁，正是笔力鼎盛、老辣之时。整幅长卷结体短肥，笔意相通，闲雅飘逸。有人评其字‘如棉裹铁’，又如‘老熊当道’，在朴实、朴素中汪洋恣肆。展现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、不温不火、看破红尘、参透生死的超脱，很难相信这种恬淡的心境，出自于一位贬

谪途中的犯人。”张磊说。

当年的苏轼怎么也想不到，他在被贬途中即兴书写的长卷，历经近千年竟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。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《洞庭中山二赋》，曾4次在此卷上题跋，赞曰：“精气郁郁豪宕间，首尾丽富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觐。”此外，该卷末尾处有元人张孔孙、明人黄蒙、李东阳、王穉登、王世懋、王世贞、张孝思的题跋和题诗。明代书法大家张孝思题跋二赋跋曰：“此二赋经营下笔，结构严整，屈居瑰丽之气，回翔顿挫之姿，真如狮蹲虎踞。”明代书画鉴赏家王世贞则称：“此不惟以古雅胜，且姿态百出，而结构谨密，无一笔失操纵，当是眉山最上乘。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。”

国宝曾失踪30多年

即派人前往吉林市联系此事。当刘刚把所藏的苏轼手卷徐徐展开时，在场的专家们无不欣喜若狂，那自然天成、得心应手的清新字迹，那白麻质地、气色如新的七纸接装，那66枚鉴赏收藏的朱印，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此卷除前隔水、引首在散佚时被人撕掉，正文首行略有残缺外，其余皆完好无损。

经调查得知，刘刚的父亲刘志汉系伪满洲皇室的下级军官。1945年8月的一个夜晚，溥仪丢下他的皇帝宝座和伪皇宫小白楼内收藏的1300多件国宝落荒而逃。当天晚上，伪皇宫的禁卫军拥至小白楼，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，许多珍贵的绢本字画被撕裂，装书的囊匣和珍藏善本册页散落一地……当时，刘志汉在混乱中得到了一幅被撕断的手卷和几件伪皇宫内的餐具，他慌忙地吧这些东四带回家并叮嘱妻子，一定要好好保存。战乱时，刘志汉匆忙离开长春，从此杳无音信。

交到刘志汉妻子手上的长卷就是苏轼当年在大雨中书写的，为又一代文人雅

士、帝王将相所倾倒的《洞庭中山二赋》，刘志汉妻子精心保存了30多年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颁布之后，出于对国家重要文物的保护，刘刚拿出珍藏多年的手卷请人鉴定。当他得知该卷是苏轼的手书真迹后，主动提出要捐献国家。1983年1月26日，吉林省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人藏仪式，并奖励了刘刚及为此件国宝回归作出贡献的相关人员。

苏轼手卷重归的消息很快轰动国内书画界。为了确定《洞庭中山二赋》的真实性，1983年6月23日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、刘九庵和副院长肖正文专程来长春鉴赏国宝。他们共同鉴定此卷墨迹为苏轼真迹无疑，同时确定了它就是当年溥仪从故宫盗走、1954年又在长春伪皇宫遗失的那件国宝。

“张墨李笔成五合，精光照眼一惊呼。”徐邦达先生这样描述他看见苏轼真迹重归的喜悦。(辽博供图)

提示 TISHI

松醪赋》的流传、发现、鉴定、入藏有着不同寻常的曲折经历。苏轼被贬后，自己酿酒的方法相和酒文化。而作为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，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手卷，此卷是苏轼手书的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文，为目前所见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篇，讲述的是在辽博“山高水长——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”上展出了一件国宝——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。

唐宋八大家

三三藏

BAO ZANG



11

2020年12月16日 星期三

责任编辑 周仲全 视觉设计 隋文锋 孙广 冰晶



更多精彩内容 扫码观看